

我停擺的 那一年

Rediscovering

Life

My Year
Off

After

羅伯特·麥克倫
Robert McCrum／著

張玉芬／譯

A Stroke

我停擺的 那一年

Rediscovering

Life

My Year
Off

After

A Stroke

國家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我停擺的那一年／Robert McCrum 著；
張玉芬譯。——台北縣汐止鎮：新新聞文化，
1999〔民88〕
面：公分，——（新·人文；13）
譯自：My Year Off: Rediscovering Life
after a Stroke

ISBN 957-8306-61-X（平裝）

855

新·人文系列 13

我停擺的那一年

作者／羅伯特·麥克倫（Robert McCrum）

譯者／張玉芬

發行人／王健壯

出版者／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21 台北縣汐止鎮新台五路一段 79 號 4 樓之 6

電話／02-26981898

傳真／02-26981091

新新聞書店 <http://book.new7.com.tw>

e-mail: books@new7.com.tw

郵撥帳號／13201218 新新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編輯／謝金蓉

封面設計／李男

電腦排版／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4504 號

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黎銘圖書公司 補書專線／02-2981-8089

出版日期／1999 年 12 月 1 日

定價 260 元

Printed in Taiwan

My Year Off: Rediscovering Life after a Stroke

Copyright ©1998 by Robert McCru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Canada,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Toronto, Canada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1999 by The Journalis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他們深入的田野，擴大我們的視野。"

1.誠品副作用

李欣頻／著
定價320元

2.拍賣蘇富比

彼得·華特森／著
李永平／譯
定價400元 特價299元

3.與ROSA歡樂起舞

顏厥安／著
定價240元

4.南方澳大戲院興亡史

邱坤良／著
定價240元

5.繼續字戀

李欣頻／著
定價280元

6.Taiwan Dreamer

楊照／著
定價240元

7.最後六十天父子情

亞蘭·維康德雷／著
林淑真／譯
定價180元

8.私と漫畫の同居物語

李衣雲／著
定價240元

9.悲歡球場

楊照／著
定價240元

10.台灣美術山川行旅圖

鍾文音／著
定價320元

11.經濟是權力，也是文學

南方朔／著
定價240元

12.攝影機的眼淚

攝影／林瑞慶·許永縉·
彭耀倫·陳長安
定價180元

13.我停擺的那一年

羅伯特·麥克倫／著
張玉芬／譯

「這本書盡其所能，越過疾病的黑暗宇宙，
將幽靈般的訊息傳送出去：『你們並不孤單』。
這本書也打算告訴健康的人，當我們自以為
理所當然在過日子的時候，我們的身體
很有可能突如其來扯了一把後腿。
有人會說這本書是中風死亡的警訊，我不否認，
但是我希望它也能鼓舞人心，
尤其是那些對康復已經不抱任何希望的人。」

羅伯特·麥克倫

(Robert McCrum)

曾經出版六本小說，包括《Mainland》(大陸)、
《The Fabulous Englishman》(最佳英國人)、
《Suspicion》(猜心)；合著暢銷書《The Story of
English》(英語的故事)，根據這本書拍攝的同名電
視影集獲得艾美獎。

1979-1995年期間，麥克倫擔任英國Faber & Faber
出版社總編輯，並且長期替《The Guardian》(衛報)
撰寫評論報導。他目前是《The Observer》(觀察家
報)文學主編。

他與妻子莎拉、女兒愛麗絲住在倫敦。

張玉芬

譯作《虛擬性愛》，

目前就讀中央大學英美文學研究所。

封面攝影/Jillian Edelstein
封面設計/李 男

〈目錄〉

5 導言 嚴重羞辱大腦

9 第一章 美好的一天

17 第二章 可怕大冒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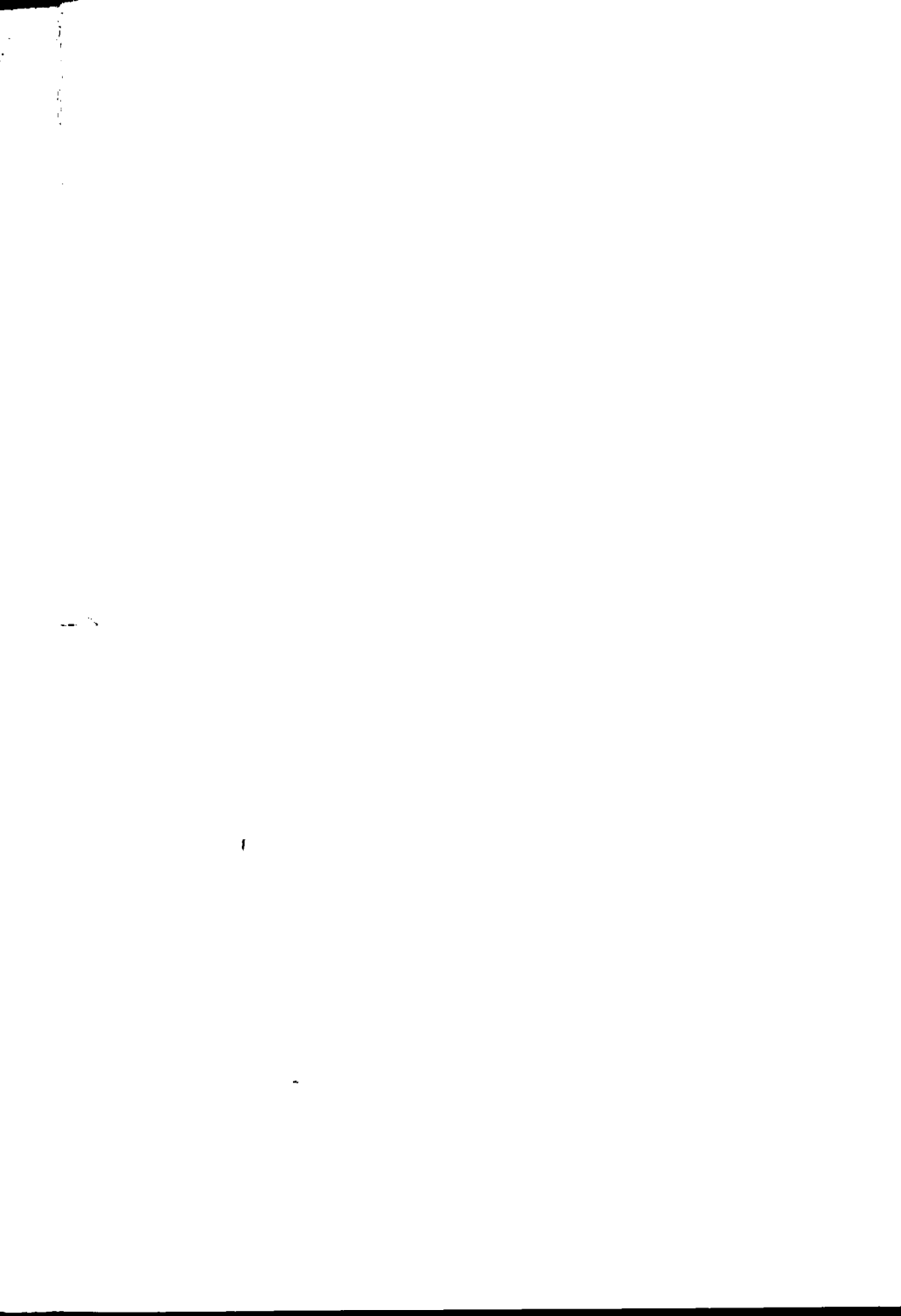
27 第三章 血脈相承

37 第四章 腦血管病變

53 第五章 我的新生活

71 第六章 莎拉

83 第七章 「羅伯特·麥克倫死了」



目錄

105	第八章	「不是一棵植物人」
137	第九章	死亡和瀕死
155	第十章	生不如死
169	第十一章	障礙
199	第十二章	緩慢
213	第十三章	急流勇渡
233	第十四章	及時行樂
257	第十五章	阿斯匹靈和一杯酒
273	第十六章	聖燭節

【導言】

嚴重羞辱大腦

危險等待之處，救贖亦於此坐臥。

Friedrich Hölderlin

重度中風那年，我年僅四十二歲。我的身體左側癱瘓不能行走，住院三個月，然後花了大約一年時間復健，慢慢讓自己重返世界。

當我身患重病住院時，我渴望看到一些書能告訴我在復健期間有什麼東西值得期待，並且能有一些事讓我思考。市面上有許多關於老年中風的書，但是我還年輕而且體力一直不錯，患病期間找不到給我這樣的人看的書。

我寫這本書來幫助那些和我有一樣遭遇的人，也的確是爲了任何一位從醫生稱作「腦部羞辱」中恢復過來的人。我也爲家人和所愛的人寫這本書，他們被捲進悲慘疾病的漩渦中，不斷蒐尋鼓勵和解釋的話。人們對中風患者表達各種同情，但是，看護者卻經常被忘記。整體來說，這本書是要越過不良健康的黑暗宇宙，將幽靈般的信息傳送出去，「你們並不孤單。」

這本書也打算告訴健康的人，當我們自以為理所當然在過日子的时候，我們的身體卻突如其來扯了一把後腿。有些人會說這本書是死亡的警訊，我不否認，但是我希望它也能鼓舞人心，尤其是對那些對康復已經不抱任何希望的人。我無意提供謬誤或低廉的樂觀主義，但是我要說的是，如果我的經歷足堪信任，大腦看來似乎是個有驚人彈性的器官，而且在某些特定情況之下是能顯著復原的。

這本書的另一個讀者，當然是我自己。

我中風的後果實在太重大，以致於不能被忽視或被隔絕在某個心靈的儲存格中。

寫這本書是瞭解個人劇變的一個方法，這轉變的結果將伴隨我直到死亡。

此外，我是個作家，我的工作就是溝通經驗。在知道我將渡過初期危機後不久，我也明白，和這個故事比起來，我以前寫的東西大部分都相形失色，蒼白又無趣。無論你們讀者從其中得到什麼，它畢竟是本屬於個人的書，是我記錄一個改變自己生命的事件。哲學家維根斯坦說過，「生命構成祇需要一個如此細微的念頭。」整個復健期通常祇有我的思考與我共處。當我終於把這些思考記錄下來，這本書變成了忙碌生活的中途，一段被強迫接受的孤獨季節的鏡像。

我把它稱為「停擺的一年」(My Year Off)。因為，儘管人生經驗多麼嚴酷，在每個階段仍有如喜劇般單純嘲諷、笑鬧的時刻，照亮黑暗，並且驅走憂鬱的雲。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是我喜歡的作者之一，他曾經說過「寫作有兩種方法……(一個是……)沒有音樂的音樂諧劇，完全不顧現實；另一種是不顧一切深刻走入生命中。」我恐怕中風並不是那麼一種「音樂諧劇」。

有時候，我停擺的一年是非常緩慢的一年，幾星期才過完一天，甚至一個小時。它也是由令人惱怒的局限所環繞出來的生命。詩人柯立芝(Coleridge)曾言，痊癒中的病人才能以真實的顏色來看世界。而作為一個痊癒中的病人，我被迫與身體進入一種全新的認知關係，被迫痛苦地發現自己以何種方式被監禁在身體裡。總之，我瞭解了自己並非長生不老(這是年輕時的幻想)。在這過程中滿奇妙的，我對家庭有了新的理解。最後，還有唯一真正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愛。

【第一章】
美好的一天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景物依舊；人事已非。

亨利·梭羅 (Henry Thoreau)

我停擺的那一年從頭痛和一杯香檳酒開始，還伴隨著一個疑問。碰巧，頭兩樣東西並沒有關聯，而事實上沒有人確切知道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晚上，我的腦袋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事情大概像這樣：首先，因為一些仍然神秘的原因，一個血塊開始在我其中一條腦動脈形成，阻斷了人體中對血的需要，僅次於心臟器官的部分血液供應。最後，也許幾個小時以後，像個崩潰的水壩一樣，血塊突然跑進我大腦的右邊，引發無法控制的「溢血」，在我頭腦深處對腦膜造成無可挽救的破壞。

我記不得這齣腦部戲碼，我祇知道我頭痛欲裂，然後第二天早晨我就幾乎不能動了。一夜之間，我得了專家稱為「右腦半球梗塞」的毛病，也就是世人俗稱的「中風」(stroke)。一個在古英語字源表示「吹、擊」和「災難」的字。

實際上，那是個降臨在北美（包括加拿大）大約四十五萬人身上的災難，而英國每年也有十五萬人身受其苦。但是，當它發生的時候，我對它的痛苦完全無知，雖然《死亡的臉》（How We Die）作者努蘭（Sherwin B. Nuland），稱它是世界上已開發國家中最常見死亡原因中的第二名。

那祇是另一個明亮的夏天周六早晨，我當時躺在床上爬不起來。在倫敦北部伊斯靈頓（Islington）四層樓的連棟住宅中，我獨自在家。在《紐約時報》擔任新聞記者工作的妻子莎拉·里奧（Sarah Lyall）到舊金山去了。我們結婚快滿兩個月，新婚後獨處感覺有些怪異，更怪異的是我竟然那麼無助。但是我並不覺得痛，而且回想起來，我發現我當時是有意識的。樓下的老爺鐘響報了時：八點。從深栗色窗帘上方，我能看到這是晴朗、美好的一天。街道的聲音穿過敞開的窗戶滲透進來，在寂靜的周末裡迴盪嘶吼。

那天早上我原本應該開車去劍橋拜訪我的父母，所以是該起床了。但是，就是這樣，我不能動了。更確切的說，是我沒辦法移動我左側的身體。一夜之間，我的身體幾乎變成像十五塊石頭一樣沈重。我在床上打滾，嘗試著坐直起來卻不成，祇希望莎拉在我身邊。不知為何，我對自己的處境並不焦慮，祇是感到忿怒和不解。

爲什麼最近才剛通過全身健康檢查的我，竟然不能隨心所欲的行動？

我的牙醫葛林先生，在一年前首先質疑我的身體狀況。他一邊研究我口腔右上一部分根管治療的X光片，一邊說，「牙齒的生命不會超過四十年。」他扭掉燈光繼續說，「而且坦白說，人也一樣。」

我那時四十一歲，每當身體有某些疼痛或抽痛，就讓我想起葛林先生的話。我會想到，身體的其他部分什麼時候會跟我的齒模裝置一樣的抗議：「夠了！」

快到我四十二歲生日的時候，來自紐約開業醫生家庭的莎拉，急著想確保她嫁的不是個癆什子。她見夠了我蠟燭兩頭燒的生活方式，這足以讓她相信婚前健康檢查是應有的防範措施。我向他保證，麥克倫家族的人都很長命（我的祖父母們都八十多歲才去世），但顯然起不了作用。於是在她的堅持下，我約了蓋伊·歐奇芙醫師做檢查。他在伊東地（Eaton Place）附近有個一個漂亮的小醫院，從他的檢驗室看起來世界似乎是安全的。那是個讓健康的年輕女人生養健康寶寶的地方，空氣中飄著嬌生爽身粉的味道，還有優雅的莫札特作爲背景音樂。

歐奇芙醫生留一頭淺黃色的頭髮，外表俐落而帶些孩子氣，看起來像個促膝談心的聽眾。